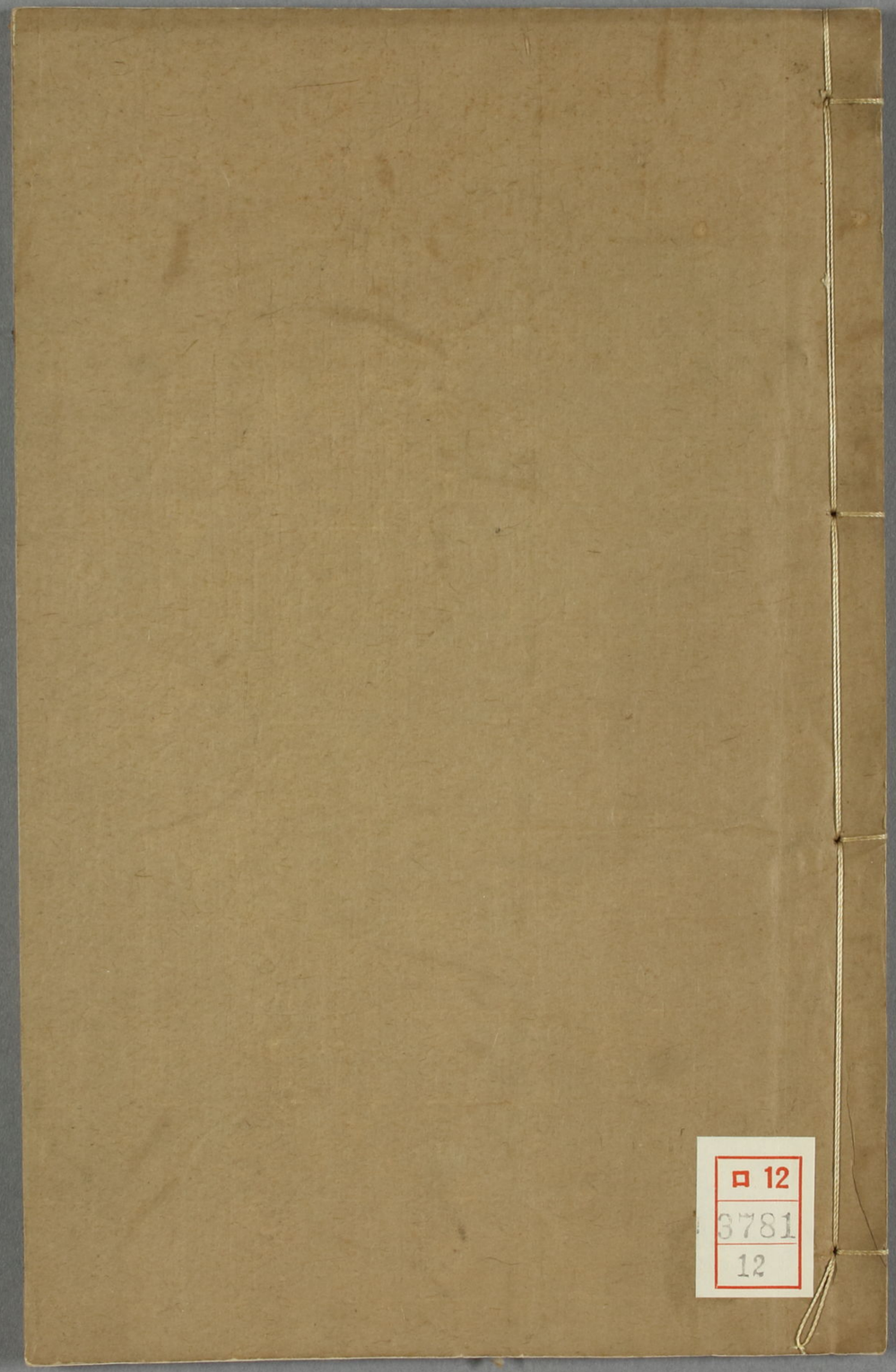




□ 12
3781
12

口12
3781
12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一　別錄屬樂記

鄭氏曰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蓋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此鄭氏目錄次第與經不同今雖合此畧有分焉孔氏曰周衰禮廢其樂先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古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爲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

<99-860>

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劉向別錄云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爲別錄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愚謂此篇鄭孔皆不言作者之人惟史記正義以爲公孫尼子所作未知何據樂以義理爲本以器數爲用古者樂爲六藝之一小學大學莫不以此爲教其器數人人之所習也獨其義理之精有未易知者故此篇專言義理而不及器數自古樂散亡器數失傳而其言義理者雖賴有是篇之存而不可見之施用遂爲簡上之空言矣然而樂之理終未嘗亡苟能本其和樂莊敬者以治一身而推其同和同節者以治一世則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者而其用或亦可以漸復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釋文應應對之應篇內同比毗志反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即今之歌曲也愚謂此言樂之所由起也人心不能無感感不能無形於聲聲謂凡宣於口者皆是也聲之別

有五其始形也止一聲而已然既形則有不能自已之勢而其同者以類相應有同必有異故又有他聲之雜焉而變生矣變之極而抑揚高下五聲備具猶五色之交錯而成文章則成爲歌曲而謂之音矣然猶未足以爲樂也比次歌曲而以樂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舞蹈以爲舞則聲容畢具而謂之樂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嘽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釋文嘽子遥反徐在尧反沈子尧反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嘽踧踖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孔氏曰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是人聲也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方氏慤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悦則愛嘽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寬綽而有餘緩則舒徐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宣出而無留遺散則四暢而無鬱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壯猛以奮發厲則高急而淩物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圭角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悦故形於聲者如此（方氏元文多有未安今畧爲改定如此）陳氏澔曰六者之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愚謂首節言人心之感而爲聲由聲而爲音由音而爲樂其自微而至著有是三者之次自此以下六節皆承首節而

遞申之此二節言人之感而發爲聲者由於政所以申
首節言聲之義所謂聲皆指人聲而言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治直吏反）
禮以示其所履而所志因有定向故曰禮以道其志樂
以養其心而發於聲者乃和故曰樂以和其聲聲卽上
所言六者之聲也感人心固以樂爲主然萬物得其理
而後和故道以禮而後可和以樂也政者所以布禮樂
之具而刑又所以爲政之輔者也極猶歸也民心卽喜
怒哀樂愛敬之心也同謂同歸於和也六者之心人之
所不能無惟感之得其道則所發中其節而皆不害其
爲和矣故禮樂刑政其事雖異然其歸皆所以同民之

心而出治平之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釋文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笥○今按樂當音洛治世之音安以樂爲一句其政和爲一句下四句放此）

鄭氏曰言人音和否隨政也孔氏曰治平之世其音安
靜而和樂由其政和平而人心安樂也禍亂之世其音
怨憾而恚怒由其政乖僻而人心怨怒也亡國謂將亡
之國也亡國之時其音悲哀而愁思由其民困苦而人
心哀思也亡國不言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不云
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愚謂此節言人心之感而
成爲音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音之義所謂音皆謂

民俗歌謠之類而猶未及乎樂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釋文徵張里反後放此怗徐昌兼反懘昌制反又昌紙反

此乃言音之比而爲樂者也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敗不和貌孔氏曰宮爲君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商爲臣者鄭註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次君角爲民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角清濁中爲民之象也徵爲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

徵五十四絲是徵清事由民造爲先事乃後有物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所以徵爲事之象也羽爲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物劣於事故處最末敝敗謂不和之貌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劉氏曰五聲之本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數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弦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弦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角屬木弦用六十

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徵屬火弦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羽屬水弦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各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律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傲敗也愚謂此下三節承首節比音而樂之義而申之而言樂之通於政此節則以政之得而感爲樂者言之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釋文陂彼義反石經官作臣

鄭氏曰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散也陂傾也孔氏曰五音傚敗各有所由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其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其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樂緯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宏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

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肆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應是爲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哀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又云音相生者和註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卽爲和不以相生應卽爲亂也愚謂此二節又以政之失而應於樂音者言之也五者偏有所亂者亂世之音也五者皆亂至於迭相陵侮而爲慢者亡國之音也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四者由輕而重則聲之失莫甚於慢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釋文比毗志反濮音卜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孔氏曰比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不可禁止也愚謂比近也近於慢猶未遽至於慢也慢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是也○孔氏曰異義云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婦人者十九故鄭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鄭聲淫今按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異義

云十九誤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氣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解慢愚謂孔氏謂鄭詩說婦人者九據毛詩而言許愼言鄭詩說婦人者十九疑齊魯韓三家詩說有如此者今朱子集傳於鄭詩多以爲淫詩與毛傳不同豈非即由愼說發其端與然鄭詩不可以爲鄭聲說見後魏文侯篇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倫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方氏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通於道者則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則君子之知樂者也愚謂樂通倫理謂其通於君臣民事物五者之理也禮樂之爲用雖異而理則相通故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則惟實體其理於身者能之又非僅知之而已故謂之有德自第二節以下承首節聲音樂三者之義而遞申之至此則合而結之而歸重於知樂以起下章之義也○右第一章本樂之所由

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釋文食音嗣下食饗同和胡臥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

鄭氏曰隆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疏通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膾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平好惡教之使知好惡也孔氏曰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疏越疏通底孔使聲遲聲濁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初發首一倡之時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念之不忘也尚元酒在五齊之上也俎腥生也俎腥魚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肉湆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也元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先王制禮樂不爲口腹耳目將以教民均平好惡而反歸人道之正也

子曰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愚謂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燕禮大射工六人四瑟皆歌工二人若諸侯大饗之禮歌工當有四人以一人發歌句而三人應和之也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升歌并有琴此言瑟而不言琴然則升歌用琴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之與

致猶極也俎腥魚謂朝踐薦血腥之時魚亦腥而載之

於俎也樂以升歌爲始合舞爲終故樂未嘗不極音而其隆者則在於升歌清廟以發明先王之德而不在於極音也食饗之禮設尊則以元酒在西醴酒在東薦牲則以薦腥在先饋熟在後故食饗未嘗不致味而其隆者則在於元酒腥魚以反先代質素之本而不在於致味也樂在於示德故不極音而有餘於音禮在於反古故不極味而有餘於味也人道本無不正惟其徇於好惡而失之人之好惡之出於本然者亦無不平惟其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好惡自此平人道之正則不至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好惡自此平人道之正可以反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釋文泆音逸知者音智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卽有是形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審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則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存之不至也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上面見得其本體耳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

是也又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又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是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愚謂上文言先王之制禮樂所以教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此節又以人之好惡本於性而流於情者言之蓋人之好惡之失乃大亂之所由起此禮樂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釋文衰比雷反亂反別彼列反下文皆同安樂音洛冠古

鄭氏曰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愚謂射鄉鄉射鄉飲酒也人之好惡無節先王之制禮樂於天下之人皆爲之節安樂者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和安樂者言導之於和而使之發於聲者皆安樂也和安樂者樂之所以和民聲也節喪紀別男女正交接者禮之所以節民心也又爲之政以一其行爲之刑以防其姦此四者聖人脩道之教人道之所以正而大亂之所以息也○右第二章本樂之所由作也

右樂本篇第一○十一篇之次禮記與劉向別錄史記樂書皆不同蓋別錄乃二十三篇之舊次而禮記則取以入禮者之所更定樂書本取諸禮記而褚少孫又自以其意升降之也鄭氏註禮記一依經文而目錄之次又不同觀其於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皆以年代次之則其意似以禮記之舊次爲未善又以經文次第不

欲輒更而於曰錄見其意也又鄭謂十一篇畧有分則
自魏文侯竇牟賈師乙三篇確然可見者之外其餘分
篇鄭氏原無明說孔疏亦言仔細不可的知疏中及史
記正義分篇之說皆本於皇氏雖未有以知其必然然
別無可考證今姑從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
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釋文勝音證反飭音敕本亦作飾音式著張慮反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禮樂欲其並行彬彬
然陳氏澔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
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
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愚謂禮言
義見其有以相辨而貴賤之所以等也樂言文見其有
以相接而上下之所以和也好惡者刑爵之本刑爵者
好惡之用仁以愛之而有惻怛之實義以正之而得裁
制之宜又所以爲禮樂刑爵之本者也民治行者言以
此治民而民無不治也○右第一章言禮樂之爲用異
而實以相濟也蓋禮之與樂若陰之與陽仁之與義其
理同出於一原其用相須而不離樂所以和禮而禮之
從容不迫者卽樂也禮所以節樂而樂之節制不過者
卽禮也且萬物得其理而後和其序尤有不可紊者故
樂記一篇每以禮相配而言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釋文易以豉反丁丈反爭爭鬬之爭長丁丈反）

鄭氏曰樂由中出和在心禮自外作敬在貌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賓協也試用也愚謂禮樂之本皆在於心然樂以統同舉其心之和順者達之而已故曰由中出禮以辨異其親疎貴賤之品級必因其在外者而制之故曰自外作樂由中出故無事乎品節之煩而其意靜禮由外作故必極乎度數之詳而其事文樂之大者必易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不在乎幼眇之音也禮之大者必簡元酒腥魚而有遺味而不在乎儀物之繁也然則由中出者固非求之於外而由外作者正當反而求之於中矣樂至則無怨者神人治而上下和也禮至則不爭者上下辨而民志定也必易必簡者禮樂之所以立乎其本無怨不爭者禮樂之所以達乎其用如此則第相與揖讓以行禮樂而天下自治矣天子不怒者言無可怒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使民父子有親明長幼之序使民長幼有序以敬四海之內者使四海之內皆粲然有文以相接相敬而無相褻也暴民不作至天子不怒樂至則無怨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以下禮至則不爭之事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作不同而其治天下之功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禮樂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愚謂天地有自然之和而大樂與天地同其和天地有自然之節而大禮與天地同其節百物不失者百物得和以生各保其性也祀天祭地者萬物得節以成本其功於天地而報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自然之和節也禮樂者聖人之功用同和同節者也鬼神體物而不遺禮樂體事而無不在二者一明一幽同運並行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得其節而合於敬無不得其和而同於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鄭註沿或作緣）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愚謂禮之事異而敬之情則同樂之文殊而愛之情則同禮樂之文與事者其末而愛敬之情者其本末可變而本不可變故明王以相沿也事與時並者禮有質文損益視乎時以起事名與功偕者樂有韶夏濩武隨乎功以立名也明王之於禮樂因其情之不可變者以爲本故因時以制禮象功以作樂而皆有以成一代之治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襢襦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釋文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上時掌反還音旋

鄭氏曰綴謂鄰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謂訓其義也愚謂禮樂之文所謂殊事異文者也器則文之所寓也其文易識其情難知知其情則得其本以達其末而化裁變通其文由之而出故能作識其文則於其本猶有所未逮也而於其已然之迹亦可以守之而不失故能述作者之謂聖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述者之謂明游夏季札是也○右第三章言禮樂之本在乎愛敬之情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爲也禮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爲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愚謂禮以節行非所以爲亂也然過制則不足以爲節而反至於亂矣樂以道和非所以爲暴也然過作則不足以爲和而反至於暴矣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下又以樂專屬天

以禮專屬地者蓋天地各有自然之和序而樂之動而
屬乎陽禮之靜而屬乎陰於天地又各有所專屬焉猶
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分而言
之則陽與剛屬乎天陰與柔屬乎地雖若各爲一理而
實則相通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釋文邪字又作耶同似嗟反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愚謂論
倫無患者言其心之和順足以論說樂之倫理而不相
悖害也樂之情禮之質以其根於心者言聖人制禮樂
之本也樂之官禮之制以其著於事者言聖人用禮樂
之實也至於禮樂既達而施而用之又欲以情官質制
徧化天下之人而與民同之也○右第四章言禮樂之
作本於天地而達於民也

右樂論篇第二十一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
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釋文王如字徐于況反治直吏反辯本又作辨音遍亨沈普衡反徐許兩反夫音扶下皆放此

鄭氏曰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徧也達具也郊特
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
臭也不相沿樂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愚謂聲容者
樂之末也故干戚之舞非備樂而朱弦疏越有遺音者

矣儀物者禮之末也故孰亨而祀非達禮而元酒腥魚有遺味者矣樂之文五帝未嘗相沿禮之事三王不必相襲以其非禮樂之本故也帝王皆有禮樂於五帝言樂於三王言禮互文也樂失其本而致飾於聲容之盛則反害於和樂之正而至於憂矣禮失其本而徒務乎儀物之粗則不根於忠信之實而失之偏矣敦厚其樂而不至於憂禮節詳備而不至於偏則惟其情足以稱之而能與天地同其和節故也非大聖其孰能之○右第一章言惟聖人能作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釋文長丁丈反近附近之近又其靳反惇音純本又作敦

天地定位萬物錯陳此天地自然之禮也流而不息而闔闢不窮合同而化而渾淪無間此天地自然之樂也春作夏長者天地生物之仁也仁者陽之施故近於樂秋斂冬藏者天地成物之義也義者陰之肅故近於禮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體之異率神者氣之流行而不息循乎神之伸也居鬼者體之一定而不易主乎鬼之屈也率神則屬乎陽而從天居鬼則屬乎陰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法乎陽以爲生物之仁制禮以配地法乎陰以爲成物之義也天地官言天地各得其職猶中庸之言天地位也益聖人法天地以作禮樂而禮樂又能爲功於天地此聖人所以贊化育而上下同流者也○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

以下所能作其文似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却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釋文卑如字又音婢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愚謂此申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之義也禮有君臣而天尊地卑卽自然之君臣也卑謂澤高謂山禮有貴賤而山澤之卑高卽自然之貴賤也易之義以陽爲大陰爲小禮有小大而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卽自然之小大也方以道言物以形言方以類聚而剛柔燥濕之相從物以羣分而飛潛動植之各異由其所稟之性命不同也在天而日月星辰之成象在地而山川人物之成形凡此皆禮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然之別也

鄭氏曰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愚謂此申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義也言其體謂之天地言其氣謂之陰陽陰之氣上升陽之氣下降則陰陽相摩矣天下交於地地上交於天則天地相蕩矣煖易作煊鼓之奮之動之煖之皆指萬物而言凡此皆樂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

釋文齊註讀爲躋又作隮子兮反摩本又作磨末何反蕩本又作盪同大儉反遲音延又煖徐許爰反況況遠又音挺

然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害人愚謂此又言在人者不可以無禮樂也蓋天地雖有自然之禮樂而禮樂之在人者乃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故無樂則氣化不時而至於乖沴故萬物不生無禮則男女無別而至於相瀆故既亂興作蓋禮樂與天地相感通故禮樂之不興雖人事之所爲而其足以害物而致亂者乃天地之情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釋文蟠步丹反或蒲河反）

鄭氏曰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孔氏曰禮樂

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乎天地之間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用之祭祀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高遠也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朱子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愚謂此言聖人作禮樂之功效所謂禮樂明備而天地官者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釋文樂著直略反大音泰）

鄭氏曰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愚謂樂者陽之動故氣之方出而爲物之大始者樂之所著也禮者陰之靜故質之有定而爲物之已成者禮之所居也著不息者天之動

也著不動者地之靜也一動一靜充周乎天地之間以始物而成物者自然之禮樂也惟天地之禮樂如此故聖人之治天下亦必曰禮樂云云者語辭也○右第二章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而制之又能爲功於天地也

右樂禮篇第三史記正義作禮樂○今按十一篇之名其名篇之義已不可知亦無以質其得失也別錄及史記正義與孔疏間有不同今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王氏肅曰尸子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孔氏曰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陳氏祥道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而夔始制之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釋文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右第一章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言盡人事也孔氏曰按樂緯及禮樂志云

黃帝曰咸池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則世本名咸池是也周禮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愚謂此與周禮大司樂皆言歷代樂名此言大章與周禮雲門大卷相當則大章卽雲門大卷無疑也鄭氏周禮註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是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也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曰大章而莊子亦言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故鄭於此註又以大章爲堯樂咸池爲黃帝樂又以其於先後之序不合則謂黃帝之

樂堯增脩而用之夫五帝不相沿樂舜禹湯武皆自作一代之樂何以堯不作樂而但脩黃帝之樂而用之乎周用六代之樂乃別爲之名何以堯用黃帝之樂乃別爲之名乎秦人事不師古始改周舞曰五行舞至漢高帝又改舜招舞曰文始舞三代時未聞有是也大章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以周禮六樂之序斷之無可疑者緯書繆妄莊生寓言而漢志之言卽本之緯書均未可據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鄭氏曰教謂樂也愚謂教不時則傷世故必有樂以教民事不節則無功故必有禮以節事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愚謂此承上教不時則傷世而言先王以樂教民之事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酬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孔氏曰凡獻數按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貶不過三獻但春秋亂世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愚謂此承上事不節則無功而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也無禮則酒食至於興訟有禮則酒食可以合歡事之不可以無節如此然禮之節民非一事獨以備酒禍言之者畧舉以見其餘也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釋文綴知劣反

鄭氏曰綴猶止也愚謂樂所以使民象君之德禮所以綴止民之淫亂此承上二節以起下文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釋文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哀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各遂其哀情是有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禮使之不過而各

遂歡樂是有禮以樂之也哀樂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愚謂此結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釋文著知慮反○漢書禮樂志易俗下有易字）

鄭氏曰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愚謂此結言先王以樂教人之事也○右第三章

右樂施篇第四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釋文知音智應於徵反篇內同殺色界反又作而民淫亂釋文知音智應於徵反篇內同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恩息吏反又音斯慢本又作嫚莫諫反易以豉反貪依註讀爲憤扶粉反肉而救反好呼報反辟匹亦反狄他歷反○鄭註肉或爲潤○今按志微漢書作幾微當從之）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孔氏曰此言人心不同隨感而變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合成爲樂又下感於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身爲本手足爲末故云奮末動使四支詩云踧踧周道字雖異與此狄同詩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狄成滌濫言樂之曲折疾速而成速疾而止陳氏祥道曰

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邪陳氏澔曰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愚謂志微漢書樂志作纖微是也纖微謂樂音纖細而微眇也諧和也慢疏也易平也繁文文章繁簡節節奏簡也猛起謂樂之始剛猛奮末謂樂之終奮迅廣貴謂樂音廣大而憤怒也肉好以璧之肉好喻音之圓轉而潤澤也順成者以順而成和動者以和而動也流辟者流宕而偏辟邪散者淫邪而散亂狄成言樂之一成節奏遜遠所謂流湎以忘本也滌濫如水之滌蕩放濫往而不返也纖微噍殺之音出於哀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哀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出乎樂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貴之音出於怒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怒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出於敬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敬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出於愛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愛矣流辟邪散遜成滌濫之音出於喜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喜矣此所言六者之音與第一篇同但彼言人心之感而爲聲此則言樂音之感人而人心應之也○孔氏以志微爲君之志意噍殺爲樂音嘽諧謾易爲君德繁文簡節爲樂音粗厲爲人君氣性猛起奮末廣貴爲樂音廉直勁正爲君德莊誠爲樂音寬裕爲君德肉好順成和動爲樂音流辟爲君志邪散狄成滌濫爲樂音皆上論君德下論樂音蓋因首句

志徵二字推類以言其餘然如其言則上下衡決不成文理且首篇云其聲嘽以緩其聲粗以厲其聲直以廉則此云嘽緩粗厲廉直皆指聲言亦明矣鄭氏引左傳其細已甚以解志微則於志徵二字原不指君德然以志言音義又不合當從漢志作纖徵爲是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稱尺證反比毗志反長丁丈反見賢徧反

情性先王一已之情性也先王之性天理渾然其發而爲情者無不中節此中和之極而作樂之本也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謂宮爲君商爲臣陳氏澔曰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絪縕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合生氣之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使剛氣不至於怒柔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於中而發見於外矣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

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者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使五聲相和相應若五色之相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終於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也人倫之理皆可於樂而見之故曰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葢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為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釋文易以豉反湎綿鮮反和胡卧反○今按和當讀平聲石經滅上無而字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土衰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擾故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故生物不得遂成世道衰亂上下無序男女無別故禮慝而樂淫此以上三事喻下一事也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感條暢之氣謂感動人心長遠舒暢之善氣也愚謂萬物得其理而後和禮既慝則樂亦淫矣哀之過故其聲纖微噍殺太急而不莊樂之過故其聲嘽諧慢易太緩而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安故流湎以忘本忘本故其節奏廣廣則寬博而容姦邪犯節故其節奏狹狹則迫切而思嗜欲感條暢之氣則無以合生氣之和滅平和

之德則無以道五常之行此皆淫樂之害也

右樂言篇第五史記正義作言樂

禮記卷三十七終

廩生邑後學唐宣言校

禮記卷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釋文分扶問反

孔氏曰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和樂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謂乖違邪謂邪僻乖違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愚謂姦聲正聲皆謂人

聲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釋文其行下孟反辟匹亦反知音智○石經淫樂作淫聲

情懼其流也反之則所發者不過其節而其志和矣行懼其失也比擬善惡之類去其惡而從其善則其行成矣此二者正心脩身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防其接於外者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謹其存於中者也惰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而皆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得其養矣君子之反情比類如此故能使小大之體莫不順而不逆正而不邪而所行皆合於義也此言聖人作樂之本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釋文著張慮反

發以聲音謂升歌也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發德也是也文以琴瑟謂以琴瑟合於歌詠而文飾之堂上之樂也干戚武舞故言動羽旄文舞故言飾從隨也簫管輕故言從此皆堂下之樂也聖人之至德著於外而有光輝樂以象之而至德之光奮矣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樂以合之而四氣之和動矣親疏貴賤男女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而萬物之理著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釋文還音旋

清明言其聲之無所淆雜猶論語之言皦如也廣大言

其體之無不包載猶季札言地之無不載也終始言其先後之有序周還言其循環而不窮樂以五聲相生而成音節猶五色相次而成文章不亂者君臣民事物之各安其位也八風者八方之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方曰條風樂之八音應乎八風竹音生於震而屬東木音生於巽而屬東南絲音生於離而屬南土音生於坤而屬西南金音生於兌而屬西石音生於乾而屬西北革音生於坎而屬北匏音生於艮而屬東北從律而不姦謂八音應八風之氣克諧而無奪倫也百度言其多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宮之八十一絲以至於羽之四十八絲黃鐘之九寸以至於應鐘之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莫不得其常

數也宮聲最大羽聲最小國語曰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是聲雖有大有小然相成而不相戾也終始相生者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中呂五音始於宮終於角雖有終有始然相生而不相廢也先發者爲倡後應者爲和短者爲濁長者爲清經常也十二律或倡或和或濁或清更迭用之以爲常法所謂旋相爲宮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倫類也樂行倫清言樂達於天下而倫類清美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就一身而言之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合一世而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僻也愚謂樂者人之所歡

樂也然君子小人所樂不同君子樂得其道而能自制其欲故得其所樂而不至於亂小人樂得其欲而至於忘道則適足以爲惑而不足以爲樂矣言此以明先王之作樂正以道制欲之事故能使人各得其所樂以起下文之所言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釋文鄉許亮反）

反情以和其志結首節之義不言比類以成其行者省文可知也廣樂以成其教結次節之義方道也民知鄉方結第三節樂行倫清之義此一節總結上文○右第一章言聖人之作樂皆本於已之德以教人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釋文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

端猶孟子言四端之端性在於中而發而爲德德者性之端緒也德不可見而象之爲樂樂者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而其本則在乎心之德也德具於心發而爲三者而後樂器從而播之情深者謂喜怒哀樂之中節氣盛者謂陰陽剛柔之交暢文明者文采著明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化神者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遠測深厚而無所不至也情深而氣盛者德也和順之積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樂也英華之發外者也有是德然後有是樂故樂不可以爲僞○右第二章承上章可以觀德而言德爲作樂之本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釋文見賢遍反著張慮反復音伏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庾音岳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謂將作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孔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者必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也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治其飾也此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愚謂先鼓以警戒者大武將舞之先擊鼓以警戒其衆所謂備戒之已久也三步以見方者舞之初作先三舉足以示其所往之方所謂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者舞者於二成之初又再始舉足以著其所往所謂再成而滅商也亂終也復亂以飭歸者舞者之終從末表復於第一表以整飭其歸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拔急疾也奮疾而不拔者武舞發揚蹈厲欲及時事有奮發迅速之象而不至於大疾而失其節也極幽而不隱者言武王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臨事而懼情意幽深大武之樂唱歎淫液以發明其幽深之情而著見而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德之備於已也

欲謂可願欲之事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廣其化之被於民也此則周召之治以文止武而周道四達也情見而義立者武王愛民之情見而弔伐之義立也樂成而德尊者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而見武王之德之尊也君子樂得其道故聽之而生其好善之心小人樂得其欲故聽之而知其情欲之過故曰以下又引古語以結之註疏自先鼓以警戒以下皆以大武言之其說是也惟其解再始著往謂武王除喪觀兵孟津二年乃復伐紂則出於張霸僞泰誓之說而不可信而以極幽爲歌者其義亦爲未安耳○右第三章又言樂所以爲德之象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釋文施始豉反○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孔氏曰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所自生者又廣明上樂者施也言王者作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者王者制禮追反其所自始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樂是章明其德不求其報禮報情反始者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其情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初始有這

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意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釋文流本又作旒音流緣悅絹反）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孔氏曰前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不覆明樂施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之也大輅謂上公及同姓侯伯則金輅異姓象路四衛革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也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之屬又隨從以牛羊非一也愚謂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云純緣也謂緣甲頗也千歲之龜青髯則龜之緣乃其本質自然非爲之也牛羊之羣養飼所陳之牲牢也孔氏以此合於上章今考其文義與上文似不相蒙疑係他篇錯簡否則或有闕文耳○右第四章

右樂象篇第六史記樂書移樂也者施也以下於樂施章之末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統同同合和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裹愚謂

樂由中出而本乎中節之情故曰情之不可變若其可變則非情之和而不足以爲樂矣禮由外作而合乎萬事之理故曰理之不可易若其可易則非理之當而不足以爲禮矣情欲其無所乖戾故統同理貴乎有所分別故辨異人情萬變不窮然有禮樂以統同辨異則懽然有恩以相愛緊然有文以相別天下之人情皆管攝於是而不能外也○右第一章言禮樂可以治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僞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釋文去起呂反僞音爲

鄭氏曰僞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愚謂窮極也本謂樂本心而起也變即後篇所謂聲音動靜性術之變也極其和順之本於心而知其發爲聲音動靜之變則情之發皆中節而無不和故爲樂之情禮以忠信爲本著誠去僞則本立而其文由之而出故爲禮之經天地之情以其發見者言僞天地之情者言依象天地之情同和同節而與天地同其用也神明之德以其存主者言達神明之德言通於神明之德必易必簡而與天地同其體也降興上下之神言禮樂用之祭祀可以感格鬼神若周禮言天神皆降地祇皆出是也凝如中庸至道不凝之凝精者形而上之道粗者形而下之器禮樂者道與器合而精粗之體皆凝聚於是也領猶統會也言君臣父子之節皆統會於禮樂之中也○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箇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尅

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釋文訢依註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況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區依註音句古侯反萌扶又反鬻音育徐又音呪遹反一音呪狄反觡古伯反伏扶又扶袁反殰音獨殈呼闃反范音溢徐

鄭氏曰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區生曰區無鱗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孔氏曰天地訢合言二氣蒸動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言體謂之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觡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謂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殰謂不殰敗也卵生者不殈言不殈裂也所以致此諸物各順其性由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樂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故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愚謂二氣絪縕而發育萬物者固造化自然之功用然非聖人作樂以感召其和氣則天地之氣且不免於乖沴而萬物有不得遂其生矣故以此爲樂之道歸

焉此聖人致中和而位天育物之效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功非徒可以治人情而可以徧及乎天地之間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釋文鋪普胡反又音敷上如字或時掌反行下孟反）

鄭氏曰言禮樂之本在人君也樂本知變禮本著誠去僞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孔氏曰樂師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宗謂宗人祝謂大祝宗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皆言其位處卑也德在內而行在外行成則德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事成則藝成矣輔氏廣曰德成非遺藝也藝成則局於藝者爾行成非廢事也事成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一貫然後可以制禮作樂愚謂揚戚也干揚皆舞者之所執童者謂國子也樂師大師小師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大祭祀登歌北面而弦謂在堂上北面而鼓弦也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凡襲斂皆使商祝設奠皆使夏祝益二祝皆周禮之喪祝習商禮者爲商祝習夏禮者爲夏祝此獨言商祝者以其主襲斂之事與主

人相隨也德六德也行六行也藝六藝也○右第三章言禮樂貴得其本也

右樂化篇第七史記樂書第四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愚謂端冕端衣而服冕也凡冕服皆用正幅故曰端古樂用於祭祀祭時端冕故端冕而聽古樂厭之故唯恐卧悅之故不知倦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同廣如字舊古曠反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徐思章反訊音信釋文夫音扶下音扶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之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狀如漆筒中有椎孔氏曰文謂鼓也始奏樂之時先擊鼓也武金鐃也舞畢擊金鐃而退周禮笙師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方氏慤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道古之事鄭氏釋大司樂曰道者言古以劉今蓋謂是矣愚謂旅進旅退者舞也和正以廣者聲也弦謂琴瑟堂上之樂也笙堂下之樂也笙以匏爲體而植管於其中簧管中

金革所以鼓動而出聲者也守猶待也大師登歌先擊拊以令之是堂上之樂必待拊而後作也下管先鼓朄以令之是堂下之樂必待鼓而後作也始奏以文謂樂始作之時升歌清廟以明文德也亂樂之終也復亂以武謂樂終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也論語曰關雎之亂彼謂合樂爲亂蓋合舞皆在樂之終也治亂以相謂正治合舞之時擊拊以令之也登歌擊拊則凡合歌皆先擊拊合舞之時堂上亦歌詩以合之故擊拊以令之也訊猶聽也訊疾以雅謂舞者迅疾之時春雅以節之所謂奮疾而不拔也始奏以文以上三句承和正以廣而以聲言復亂以武以下承進旅退旅而以舞言也語謂樂終合語也道古者合語之時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文王世子曰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蓋合語之事與樂相成故并言之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釋文俯本又作府俯侏音朱儒音儒獶乃刀反字亦作猱○鄭註獶或爲優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之聲卑孔氏曰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聲也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不能進退齊一也姦邪之聲濫竊不止不能和正以廣也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言樂之雜亂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

道古者言作樂既終盡皆邪僻不可以追道於古也愚謂進俯退俯則與進退齊一者異矣而又有俳優侏儒之戲雜男女亂尊卑蒸其舞之失如此姦聲以濫則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而又沈溺而不止蓋其聲之失如此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釋文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徐如字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釋文當丁浪反疢敕覲反莫亡伯反長竹丈反王于放反俾依註音比必履反徐扶志反施以豉反○今按二俾字皆當作比上音必履反下音毗志反

鄭氏曰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孔氏曰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陳氏澔曰祥亦妖也書序言亳有祥愚謂時和年豐故民無疾疢物各得其所故無妖祥大當言天地之間無不得其當也此以上言

聖人養民之事也既養然後教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制禮以教民也紀以治其條理之詳綱以總其禮節之大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則禮達於天下矣禮達然後制樂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也詩謂風雅也德音謂道德之聲音也詩自克順克比以上皆言王季之德也比于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所悔故能受上帝之福而延及孫子也引詩以證德音之說斷章之義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釋文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敖字又作傲同吾告反辟匹亦反喬音驕本或作驕

鄭氏曰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曰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使人意志沒溺也衛音既促又速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狠辟越使人意志驕逸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色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者衛音淫泆之外更有促速齊音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也愚謂淫志者樂音好濫則有淫邪之志聽之亦能生人淫邪之志也下三者放此先儒皆以鄭詩爲鄭聲然此言溺音有鄭宋齊衛四者而宋初未嘗有詩則鄭衛之聲固不係於其詩矣列國之樂雖不用於祭祀賓客之正樂然至無算樂皆用之周禮所謂燕樂緩樂是也周樂十

五國之風與南雅三頌並肆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十五國之鄭風衛風卽鄭衛之淫聲周樂豈當有之葢國風雅頌皆雅樂之所歌也若鄭衛之聲則別爲當時之俗樂雖亦必有歌曲然其所歌必非十五國風之詩也朱子疑桑中溱洧等篇用之何等之鬼神何等之賓客是固然矣然如淇澳緇衣等篇未嘗不可用之雅樂也三百篇之詩固有用於樂者有不用於樂者如大小雅則正者用而變者不用二南則如野有死麕行露等篇國風則自東山以下亦未必皆用於樂而不妨與其用者並列也何獨鄭衛哉故以淫聲概鄭衛之風反無以處淇澳緇衣等篇若離詩與聲而二之則鄭衛之聲自爲當時之俗樂而其詩則美者同用於雅樂而其淫者則雖並列於三百篇之中

而初未嘗用也亦豈相妨哉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顧氏炎武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愚謂何事不行者言無事而不成以起下文誘民孔易之意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釋文易以豉反 ○按誘詩作牖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愚謂人君化民甚易故聖人有和敬之德以之化民而民無不從然後作樂以道其和也詩大雅板之篇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釋文鞉音桃椌苦江反楬苦暍反壎許袁反篪直支反和如字徐胡卧反長丁丈反鄭註壎篪或爲簨虡反○簨虡

鄭氏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孔氏曰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也鼓革也椌楬木也周語云革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質素也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狄以舞動之鄭宋齊衛四者祭祀所不用此六者爲道德之音及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於宗廟之中奏之也愚謂獻謂祭祀獻尸也酬旅酬也酳尸

食畢而酳之也酳尸酢主人主婦也官序貴賤謂廟中助祭之卿大夫士也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若詩言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也尊卑長幼之序也尊卑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故可以示後世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釋文號胡到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孔氏曰鐘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壯氣充滿則武事可立也君子謂識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鐘既令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愚謂鏗以立號鏗屬聲言立號屬人言言鐘聲堅剛故可法之以立號令下放此

石聲磬聲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釋文石聲磬依註音聲口挺反一音口定反

鄭氏曰石聲磬聲當爲聲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孔氏曰石響輕清叩之其聲聲聲然分明辨別也能分辨於節義則不愛其死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卽固封疆之義聲含守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鄭氏曰廉廉隅也孔氏曰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思志義之臣者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之而思其事愚謂樂則其意舒而同於人哀則其心斂而貞於己絲聲哀怨有介然不苟之意故聞之使人立廉隅廉隅立則

志節成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釋文濫力敢反會戶外反又古外反畜敕六反聚或爲冣○鄭註聚或爲冣○按濫字方氏讀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濫之意猶擊聚也孔氏曰竹聲擊然有積聚之意故能立會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聲而思其事也笙在竹聲之中者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也方氏慤曰濫汎濫之意愚謂笙竽之聲繁會有汎濫旁行之義故聞之使人立會謂會聚其人民也會聚其民人則其民無不聚矣畜亦聚也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釋文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帥本又作率同所類反○鄭註讙或爲歡動或爲

鄭氏曰聞謹嚾則人意動作孔氏曰鼓聲之聲謹嚾故使人意動作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思將帥之臣者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釋文鎗七羊反又此衡反徐敕庚反）

鄭氏曰以聲合成已之志愚謂君子所欲得者賢才也而樂聲有以合之故聞其聲則思其人如此則將欣悅之不暇何至於聽之而欲倦乎蓋子夏以此規文侯之失而其言婉而不迫如此亦可謂善告君矣○孔氏曰崔氏云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以乾爲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

聲別有所感乾爲天坤爲地坤不別出者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所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八音唯論五者以五器有此五事匏與土木無此象故記不言

右魏文侯篇第八　史記樂書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釋文牟亡侯反坐才卧反又如字）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孔氏曰賓牟姓賈名愚謂已太也備戒之已久謂武之將作先擊鼓以戒警其衆擊鼓甚久而後舞乃作也病不得其衆者憂未能得士衆之心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釋文液音亦）

鄭氏曰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愚謂凡舞必歌詩以奏之周頌桓賚諸篇左傳皆謂之武蓋奏大武之所歌也咏歎謂長言而唱歎淫液謂流連而羨慕也舞者在下歌者在上而其節奏相應此謂先鼓備戒之時歌者之聲如此也武舞六成而左傳言武有七篇則其首篇乃未舞之先所歌也其戒備之久亦可見矣恐不逮事者謂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用師之事故致其長吟歎慕之意也○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而曰病不得其衆恐不逮事若惴惴然惟恐其不勝者何也曰此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聖人應天順人固非若後世用兵徒僥倖於一戰者然其心則未嘗不致其戒懼焉觀於書之泰誓牧誓所以誓戒其衆者諄諄焉不憚其煩而詩於牧野之事亦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聖人之情可見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孔氏曰發揚蹈厲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初舞則然故云已蚤愚謂用兵之時其發揚蹈厲宜也今大武於初作之時已如此故言已蚤及時事者言欲及時而行討伐故初舞卽致其勇決之意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釋文憲依註音軒

鄭氏曰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孔氏曰軒起也愚謂武坐致右軒左謂武舞五成之時舞者之坐致右膝於地而軒起其左足也非武坐者武亂皆坐坐則當兩足皆致於地今乃致其右而軒其左則非武坐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釋文萇直良反）
鄭氏曰有司典樂者也言典樂者失其傳而時人妄說
也愚謂淫過也商商聲也商聲主殺伐此承武坐致右
憲左而問則亦謂武亂有此聲也用兵之時宜有殺伐
之聲至武舞之亂則有此聲而已克偃武脩文之時而乃過
有殺伐之聲則與勝殷遏劉之意異矣有司失其傳者
言有司傳授之誤而失其本也不然則武王之志荒亂
而有意於黷武矣唯者應辭也吾子之言謂賈所答五
者之說也萇宏周大夫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
賈之言也○孔疏謂賈言有三是兩非以下言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而謂賈言及時事之非以下言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而謂賈言非武坐之非此皆誤也此孔子五
問賈五答而孔子曰某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是賈所答皆是矣若有二非孔子應卽正之不應俟賈
再問而後告之也發揚蹈厲固爲欲及時事而所以欲
及時事者則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固非致右憲左而
所以皆坐則所以象周召之治也此皆因賈言而發其
未盡之義非非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釋文遲直詩反徐直尼反）
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孔子是賈之言也賈所言凡五
事孔子皆是之而但言備戒之已久者舉其始問者以
該其餘也遲之遲而又久者武舞六成每成皆遲久而
後終故重言以見其意也賈既聞孔子是已所言又自
以其所疑者問之也○鄭氏以遲之遲專指久立於綴

非也觀下文歷言武舞而以武之遲久結之則遲之遲而又久乃通言一舞之始終而非惟專指一事矣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釋文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治直吏反）

鄭氏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愚謂象成謂象所成之功夫樂象成者也此一句總包下文之所言與篇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二句相爲首尾總干而山立以下歷言象成之事也總持也干盾也武舞初起武王持盾正立不震不動天子威重之容也大公總率士卒發揚蹈厲以奮其武將帥勇決之氣也武亂者武舞之終也皆坐舞者皆坐也武舞至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於此時舞者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此一節因賈之所答而發其未盡之義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釋文夫音扶綴丁劣反又丁衛反下同○按註疏讀以崇句絕天子屬下夾振之爲句非是今從王肅讀天子上屬）

成者舞之一終也武舞爲六表而東西列之其在西者自南而北其在東者自北而南始而北出者自西之第一表至西之第二表象武王始出伐紂至孟津而大會諸侯也紂都朝歌在周之東北故曰北出再成而滅商者自西之第二表至西之第三表象武王渡河至牧野而克商也三成而南者自西之第三表至東之第一表象武王既克商而旋師南向也南國謂青兗二州之諸侯在紂都之南未服於周者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自

東之第一表至東之第二表象旋師而因定南國之未服者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自東之第二表至東之第三表象天下既定而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自東之第三表復歸於西之第一表象周公召公既成治功而歸其功於天子以尊崇之若王制言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孔疏用熊氏之說謂武舞立四表自南而北又自北而南以爲六成皇氏則謂六成乃舞者更迭出入而無立表往反之法今以六成復綴推之則熊氏爲是但其言唯立四表者尚未善耳自此以下又爲賈詳言武舞象成之事此一節統論一舞之始終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畢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釋文分扶問反）

鄭氏曰駟當爲四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愚謂此申言再成滅商之事也振謂振鐸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兩司馬振鐸又曰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夾振之而四伐謂舞者象牧野之戰兩司馬夾士卒之兩旁振鐸以作之而士卒以戈矛四度擊刺也盛威於中國者牧野之戰盛大威武於中國書言我武惟揚是也分部分也分夾而進謂舞者象將帥部分士卒又振鐸夾之而使之進也濟河也事畢濟者言所以分夾而進欲其急濟河而伐紂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言再成將發時久立於綴而未即舞象武王將濟河時待諸侯之至而俱發書言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是也再成時始立於綴次乃渡河次乃四伐此乃逆言之蓋滅商之功

成於四伐故先言之而逆溯以及其前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釋文反依註音及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鄭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爲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行下孟反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鄭注薊或爲鐫○今按反如字使之當從家語作使人政當音征

鄭氏曰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孔氏曰容爲禮樂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商善禮容之官也張子曰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牧野之語語武也愚謂反商謂反紂之虐政書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薊漢之薊縣屬廣陽祝漢之祝阿縣屬平原祝或爲鑄左傳初臧宣叔娶於鑄杜預云今濟北蛇邱縣鑄所治也投殷之後於宋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也其後武庚被誅封微子於宋以繼之故因謂殷爲宋耳武庚未叛之先微子行遯未出武王未得而封之也投猶棄也商本天子今以諸侯封其後故不曰封而曰投也封黃帝堯舜之後所謂三恪也封夏殷之後所謂二代也三恪之世遠求之宜急故未下車

而封之封二代之禮重故封之不可卒行故既下車乃封之也封比干之墓者葬之邱封貴賤有等比干以誅死葬不如禮故使人加封於其墓以致尊崇之意也使人謂使畢公也行謂行視也商容商賢臣史記云使畢公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政讀爲征如周禮均人掌均地政之政弛政政弛其征役以休息之倍祿厚其祿糈以優養之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釋文華如字又戶化反復扶又反鮮字又作尠反徐其偃反橐音羔

鄭氏曰散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鮮尠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橐弓矢春秋傳曰垂橐而入周禮曰橐之欲其約也孔氏曰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見以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以報賞其功也鍵簫牡也橐兵甲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武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鍵橐也天下見武王放牛藏器故知不復用兵也愚謂牛所以駕重車馬所以駕兵車也鮮與尠同礫攘之祭名也包之以虎皮者凡兵甲之衣皆用虎皮爲之取其威猛之意詩言虎韔鏤膺是也此節言武王之偃武下二節言武王之脩文又

所以深明聲淫及商之非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釋文射食亦反沈食夜反騶側由反搢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直遥反）

鄭氏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耕藉藉田也孔氏曰此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諸侯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右是西學在西郊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歌騶虞詩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貫革之射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於儀容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謂爲賁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故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愚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謂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祀文王以配上帝始於武王而孝經以爲周公者以周之禮樂皆周公之所贊成也如追王大王王季亦在武王時而中庸亦以爲周公之事也事先主於孝事神主於敬明堂主於嚴父故言孝耕藉兼有外神故言敬其實亦互文爾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釋文食音嗣更古衡反大音泰弟大計反
鄭氏曰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氏
曰天子養三老五更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親
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執干戚而舞也此冕當爲鷩
冕養老饗射之類愚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以食禮
養老於大學也執醬而饋者醬爲食之主凡食禮主人
必親置其醬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
之今天子養老亦然也執爵而酳者天子親執酒漿之
爵以供老更食畢酳口也公食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又云宰夫執觶漿飲
與其豐以進賓捉于與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是公食
禮酒漿不親執今養老天子親執爵而酳者敬老更之
至與尋常食禮異也冕而總干謂服冕而執干以舞所
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祭祀之禮人君袒而割牲及
親在舞位冕而總干今養老亦然尊敬老更與祭祀之
禮同也此疑當在上節五者天下之大教之上韓詩外
傳云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
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
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以此觀之則
散軍郊射禘冕搢笏當屬於上節與不復用兵同爲一
事所以教天下之禮讓也與教孝教臣教敬教悌而爲
五韓詩外傳止言四教者以不及耕藉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釋文夫音扶

孔氏曰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愚謂樂以象成武王戡亂之勤已如彼致治之備又如此其功非一朝夕之所成則所以象其成者安得而不遲久乎

右賓牟賈篇第九　史記樂書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子諒之外傳作慈良今從之　朱子云子諒當從韓詩釋文易以豉反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鄭氏曰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愚謂人之身心其和樂者爲樂其莊敬者爲禮禮樂之器有時而離而禮樂之理則無時而可去也致者極至之謂致樂以治心者無斯須之失其和樂致禮以治身者無斯須之失其莊敬也易直慈良之心人之善心也樂者樂於此而不厭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也久者久於此而不息也久則體性自然而無作爲之勞故曰天天則神妙不測而無擬議之迹故曰神自然故不言而人自信不測故不怒而人自畏莊敬言其敬德之具於身嚴威言其儀象之接於物○眞氏德秀曰禮之治躬止於嚴威不若樂之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之以樂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斯須暫時也此言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釋文爭爭鬬之爭煇音輝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

樂曰極和而禮不曰極敬者蓋禮之用和爲貴禮之順卽敬之根於心而行之以從容不迫者也德煇見於外而本乎內之和樂故曰動於內理具於內而著爲外之節文故曰發於外禮樂交錯內外互養而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故見之者自然敬信而莫不順聽也○右第一章言人以禮樂治身心則可以化民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釋文減胡斬反又古斬反報依註讀曰褒保毛反則樂樂上音洛下音岳○今按報如字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愚謂禮動於外而接於人者以撙節退讓爲敬故主其減樂動於內而發於已者以欣喜歡愛爲和故主其盈減則恐其煩苦而易倦故以進爲美嚴而用之以和也盈則恐其流宕而不止故以反爲美和而濟之以節

也禮減而不進則有見於嚴無見於和必至於倦畧故
銷樂盈而不反則有見於和無見於節必至於流宕故
放於禮上言進而下變言報者蓋進者由已而進報者
因物而報言進猶有勉強易倦之意言報則見我之行
禮皆因情之不容已於物者而起而有不得不勉者矣
禮得其報則有以達我之情故樂樂得其反則有以止
乎其節故安樂則不至於銷安則不至於放故曰其義
一也○右第二章承上章而言禮樂之用又當有以救
其偏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
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
性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者樂也言樂之爲體是人
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免猶止退也歡樂動
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則嗟歎
之詠歌之是也形於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是也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
道路變謂變動口爲聲音貌爲動靜人性道路之變動
竭盡於此而不可過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
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
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曲直聲之曲折也繁瘠
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孔氏

釋文耐古能字以道音導肉如又反

曰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止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作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愚謂論謂樂終合語論說其義也雅頌之義理深遠故足以論說而不息也肉與寬裕肉好之肉同謂聲之圓轉廉之反對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釋文長丁丈反比毗志反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愚謂一者謂中聲之所止也左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蓋五聲下不踰宮高不過羽若下踰於宮高過於羽皆非所謂和也故審中聲者所以定其和也然五聲皆為中聲而宮聲乃中聲之始其四聲者皆由此而生而為宮聲之用焉則審中聲以定和者亦審乎宮聲而已此所以謂之一也比合也審一以定和而以之上下相生以為五聲而又比合於樂器以飾其節奏也○朱子聲律辨曰宮最大而沈濁羽

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音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極乎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以爲樂者也由是言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愚謂朱子此辨所以發明中聲之義者最爲詳盡而西山蔡氏亦曰律者致中和之用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觀

於此則所謂審一以定和者可識矣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文詘邱勿反要一遙反行列戶剛反）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謂雅頌之聲發於聲音者也干戚至節奏形於動靜者也天地之命以其本於性者而言中和之紀以其發爲情者而言紀言其各有條理也○右第三章言先王之立樂因人情所不能自已者而導之於和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釋文鈇方夫反又音甫）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方氏慤曰軍旅鈇鉞軍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喜合於樂則非作好怒合於禮則非作惡愚謂軍旅所以征討鈇鉞所以刑殺儕猶類也左傳曰喜怒以類者鮮先王之喜怒惟義理之所在而已不與焉故喜則飾之以羽旄干戚而天下莫不和怒則飾之以軍旅鈇鉞而天下莫不畏先王之喜怒非禮樂不足以達之禮樂達而天下莫不和且畏焉其道豈不盛乎○右第四章言禮樂之化之盛也

右樂化篇第十　史記樂書第八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

子自執焉釋文贛音貢靖七頴反徐音情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孔氏曰子贛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釋文好呼報反斷丁亂反○鄭註愛或爲哀○自寬而靜至慈愛四十九字舊在五帝之遺聲也之下鄭氏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今考史記樂書寬而靜至慈愛在者宜歌商之上正如鄭氏之說今移正又樂書云肆直而慈愛者此疊衍愛字

孔氏曰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宏厚若性寬靜柔正者乃能歌之志意廣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而動不越法也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宜歌小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愚謂寬宏而安靜和柔而中正者頌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頌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大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小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潔而謙讓者國風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風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肆直而慈愛則能斷事故宜歌商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溫良而能斷則能讓利故宜歌齊皆因其德性之所近而歌以合之也國風雅頌此以詩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

也商聲齊聲此以聲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也然商聲齊聲亦必有所歌之詩淮南子云甯戚商歌車下而其辭則非今三百篇之詩是商與齊別有所歌之詩矣或三百篇之詩亦可以商聲歌之而謂之商以齊聲歌之而謂之齊與直已而陳德謂直已之所行而用歌以陳列之也天地萬物皆我一體故歌者動已之志氣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與之相應蓋莫非德之所感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鄭註云商之遺聲也衍字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愚謂上節歷言國風雅頌與商聲齊聲此獨以商聲齊聲申言之者豈非國風雅頌學者之所常弦誦而二者之聲或有不能盡識者與保謂保其德性之美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釋文上時掌反隊直媿反槀古老反倨音據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孔氏曰此論歌聲感動人心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如似抗舉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意如似方折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意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倨中矩言音聲邪曲感動人意如中當於矩句中鉤言歌聲大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歌聲纍纍然

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旋而齊也止言其閡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氏敬曰此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絕愚謂上下七句方氏郝氏皆以歌聲言是也回轉謂之曲小折謂之倨大折謂之句纍纍者相連繫而不絕也此節形容歌聲之妙如此所以直已陳德而可以感動天地萬物者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釋文說音悅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孔氏曰詩序先云嗟歎後云咏歌此先云長言後云嗟歎不同者詩序是屬文之體畧言之此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始云嗟歎之矣愚謂歌之引聲者謂之長言虞書言歌永言是也歌之歎和流連者謂之嗟歎賓牟賈篇所謂詠歎之淫液之是也此言歌之所由生出於長言嗟歎之不能自已此所以抑揚高下而有上文所言七者之聲也至於嗟歎之不足而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又由歌而爲舞而性術之變盡矣

子貢問樂

此篇題之名古書篇題皆在篇末此十一篇蓋皆有之先儒合十一篇爲一篇而刪去其每篇末篇題之名獨

此失於刪去故尙存耳

右師乙篇第十一